

论王士禛对余怀“不减刘禹锡”的评述

陈琦泓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刘禹锡与清初遗民诗人余怀都在怀古诗创作中有较高的造诣,在王士禛评余怀金陵怀古诗时称其“不减刘宾客”,这是唯一一次对二人的直接比较。余怀的金陵怀古诗虽然继承了刘禹锡以来的写作手法,但他在感情的表达、寄托的思想上也具有独特的一面。刘禹锡的怀古诗以其立意独特、意境清远、议论得体成为一个承前启后、被无数人推崇模仿的范式难以超越。此外,这句评述也有可能是王士禛出于提倡“神韵诗”、纪念与余怀的交往以及王氏本身对余怀的极大的推崇等原因所阐发的。

关键词:刘禹锡;余怀;怀古诗;王士禛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17(2020)01-0078-07

康熙年间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在其《渔洋诗话》中有这么一句评述:“余澹心,莆田人,居建康。常赋金陵怀古诗,不减刘宾客。”^[1]评述后附上余怀金陵怀古诗。为何王士禛会把余怀与刘禹锡放在一起比较,余怀为何能够得到“不减刘宾客的评价”?首先要明确三个关键信息:①比较的对象是刘禹锡,刘禹锡有一组著名的怀古组诗《金陵五题》;②这段话对余怀的诗歌范围加了个限定:金陵怀古诗是指余怀《咏怀古迹》一卷,全组诗共29首;③这段话出自于王士禛的《渔洋诗话》,这部书是王士禛详细阐述“神韵说”标准的诗话。那么,对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是在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标准下对二人的比较,也就应该从刘禹锡、余怀、王士禛三者的角度对这句评述分析。刘禹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他的诗风较为雄奇壮阔,也因此被称为诗豪。刘禹锡生活于由盛转衰的中唐。在“永贞革

新”失败后,刘禹锡也在此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开始了30年的外任生涯。他的怀古诗也多是写于这个时期。余怀生于福建莆田,是明末清初注明的遗民诗人。自出生以后便随父亲客居金陵,终其一生未回过故乡。明亡后未仕清,致力成为一名“殷顽”。由于其诗歌多散逸,他的诗歌才华被掩盖。陈田的《明诗纪事》评价余怀:“擅六朝之华藻,运唐贤之格调,吐属隽雅,角逐词场,不减子山哀艳,小杜风流。”^[2]现代也有学者称他的诗是“假借六朝辞藻抒述故国之哀”^[3]。但从前人的评述中,可以了解到他是个学识渊博、极富才华的人,在写文、作诗、填词、作曲、论史上皆有造诣。

一、余怀怀古诗分析

余怀的怀古诗确实有独到之处,但并不能认为已达到刘禹锡的高度。因此这里要分析余怀怀古

诗,择出其胜人之出、说明他与刘禹锡的差距,并试探其不足于刘禹锡的原因。

1. 意象的使用

怀古诗是“借古人往事,抒自己怀抱。”^{[4]467},面临古迹,往往感慨万千。余怀的诗歌之所以能有强烈的感染力,并不仅仅是在意境上,更为突出的是这意境中注入的强烈感情。意象的使用是为了调动客观物象来表达主观情绪,就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十》所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5]189}长期生活在金陵的余怀目睹着江山易代、繁华消逝的历史,自然会流露出对故国的思念,以及一种悲恸的情绪。他的心灵是敏感的,故国旧京的一草一木都被他赋予了感情以及人的动作。

余怀在意象使用上主要有两种,一是随着人类历史兴衰而出现的人文意象,以吴殿、吴宫、野庙、荒店、坟墓、井、台、亭等为主;另一方面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代表永恒自然意象,以花、草、雨、苔、落日、水等为主。但无论是人文意象还是自然意象,他都有较为深入的情感寄托,不仅如此,他还赋予人的动作,将其拟人化以成为作者的替身,因此意象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昔盛今衰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表现作者本身的情感。如余怀《石头城》:“西望石头城可怜,降旗犹见水连天。百年春草无情绿,夜深野鸟秋郊哭。”^{[6]127}用字上的择取让余怀的诗更像是感情的宣泄。芳草的无情与野鸟的哭啼,显然是在说明此地的荒凉,这里甚至荒凉得连鸟都“哭”出来了,但实际上哭泣的并不是鸟,而是他本人。最后一个“哭”字使得诗歌情绪迸发出来,不像刘禹锡《石头城》一样纯用白描。就如《玄武湖》:“荷叶田田湖水流,群峰环翠蒋山秋。车书舟楫今何似,蝴蝶青青帝子愁。”^{[6]127}前一绝写景,一个“秋”字便奠定全诗基调,最后一绝见朝代更迭,但青青蝴蝶却在替帝子感到沉重的愁绪。看似是蝴蝶在对如今的景象感到愁苦,实际上是作者将愁寄托在蝴蝶身上,蝴蝶是作者情感的化身。但这种愁又不是一

般的愁,作者点明是“帝子愁”,一下又把境界提升。他的《乌衣巷》云:“年年花发旧乌衣,燕子于今归未归?南渡衣冠犹自可,荆棘铜驼愁杀我。”^{[6]130}虽然“燕子”可见模仿刘禹锡的痕迹,但诗中的燕子并不是作为一般地意象出现,他是通过提问来点出“旧时”之燕的不归。乌衣巷“年年”可见花草生,说明衰败已久。又由于年年衰败,燕子也不再归来,说明人迹稀少,这是一种对比。诗中的荆棘和铜驼两组意象也是不同于刘禹锡的使用,铜驼代表的是繁华的对象,而荆棘则是如今眼前所见的“草木”,同样可见人迹稀少,这两组意象的对比亦可见其创新。他的处理与一般怀古诗不同,大多数怀古诗的作者是“隐身”的,但余怀却有意地“现身”。对意象的使用似乎不足以表达余怀的感情,为了让自己感情表现突出,他常用语气沉重、感情激烈、带有极强主观性的字词。除了上述诗句中“泪”“愁”“愁杀”这类字眼常常出现外,像“死”“血”“恶”“破”这类字词也常常出现。如《白鹭洲》:“洲前白鹭几时飞,芳草王孙归未归?二水依然台下过,阿谁演念家山破?”^{[6]135}这些字眼在他人诗歌中不常见。虽然都是在利用景物来展现今昔之比,但余怀在情感上更为深沉。

2. 感情流露

余怀诗中吐露的情感是复杂的,但一首诗中并不只有一种情绪,相反,这更多是混合在一起的,按照诗中体现的主要情感倾向应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对人世沧桑,江山易代的感叹。上述的《玄武湖》、《乌衣巷》、《石头城》都是这类。《新亭》小序中引周顛语“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6]128},诗中写道“石子冈头一回首,子规叫杀金城柳”^{[6]128},便有巨大的沧桑感。《雨花台》是写梁武帝时期灵光法师讲经处,诗中“一线长江三里寺,千年鹤唳九秋萤。”^{[6]133}十分有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7]6009}的感触,但相比之下感情更为悲怆;第二种是对于反清复明的渴望,主要有《谢公墩》《云昙别墅》《冶城》《帝王庙》《功臣庙》《朱雀航》等。对

于恢复明王朝的渴望,余怀是通过咏怀的地点的特殊性和所使用的典故与圣主、良将、贤臣相关性来实现的。如《谢公墩》和《云昙别墅》写的是谢安。谢安曾抵挡苻坚的入侵,因此这两首是呼唤有像谢安这样的人才能够驱除鞑虏,军事上实现理想;《木末亭》一首,所咏的地点是木末亭,诗前小序云:“上有方正学先生祠,祠祀先生及景公清像,下有宋忠襄杨公墓。”^[15]¹²⁹这个亭旁有明代大学土方孝孺墓,有海瑞祠、曹公祠遗址和杨邦义墓。杨邦义是北宋名臣,金兵取建康,邦义宁死不屈,最终被剖腹取心;第三种是明知不可能恢复明祚的绝望。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对历史上曾“失败”和“覆灭”的古迹的凭吊,如《陈三品石》《临春阁》《清溪栅》《二十四航》。《陈三品石》最后两句:“一自韩擒兵入后,至今白石生苍苔。”^[6]¹³⁵韩擒虎举兵攻陈,从此三品石长满苍苔,不复当年面貌,这是在哀悼亡国后带来的变化。《临春阁》:“多少春光留不住,至今亡国恨悠悠。”^[6]¹³³更是直接抒发亡国之恨的绵绵不绝。相比之下《二十四航》写得更为凄婉:“古航萧萧日暮云,古航愁杀大将军。钱凤何人敢不饮,二十四航空煨尽。”^[6]¹³¹作者另有注释:“王敦作逆,温峤曾烧绝此航。”^[6]¹³¹钱凤曾怂恿王敦反对晋元帝政权,温峤为平定王敦之乱,曾将此航烧绝。诗人站在此处,面对着古航,想起当年事,不由得发出如今再无人能烧毁古航以应对敌寇入侵的慨叹,只能面对亡国的事实。诗中“空”“尽”二字以表明其对于如今社会现实的无奈与绝望。

余怀的情感是复杂的,在诗中的表现也是复杂的。这三种情感汇聚起来就是出于一个遗民对故国的思念与绝望。金陵是明代建国初的都城,也是南明弘光朝的政治中心,里面蕴含的与故国相关的元素众多。诗人自称“旧京余怀”,面对金陵古迹,不能不以遗民绝望的情绪来看待。其感情饱满使得一两首诗不足以释怀,这也是诗中“帝子”“愁”“愁杀”“无奈”这样的字句重复出现的原因。分明是放不下故国,又不可能遗忘故国。他的诗并不是

要有刘禹锡那样的哲学深度上的拓展,而是要让人感觉到情感的激荡,故像《石头城》《邀笛步》《木末亭》《白鹭洲》等诗中的押韵也是奇崛生硬,作者有意打破平仄,在前两句押平声韵的情况下,最后以仄声韵收尾。这种写法类似于古体诗,古体诗没有音律的严格限制,不像写律诗和绝句那样有严格的平仄粘连限制。^[8]不仅语气短促让人措手不及,更在拗口中突出情感。这多少都有对晚唐重音律美的怀古诗的突破。感情之沉重也带来凄艳的诗歌风格,《明诗纪事》评余怀“不减子山哀艳”不无道理。他的诗总体上更像是将汉魏盛唐之传统、六朝辞藻以及晚唐余韵糅合起来。但在怀古诗中则显得凄婉,有种“浓得化不开”的愁绪。^[9]

余怀的怀古诗,很难完全将其从叙事、议论和描写中区别开来。他的怀古诗也遵照中国大多数诗歌传统更偏向于抒情的一面,正如上文所展示的一样,他的自我意识非常鲜明,所以并不是单纯模仿的泛泛之作。这一卷诗主要还是着眼于山水中,但又夹叙夹议并注入自我感情,遣词造句也不虚伪客套,所以实际上是难得的佳作。因此有《孙楚酒楼》“江南城西酒楼红,无数杨柳迎春风。孙楚去后李白醉,千年不见紫髯翁”^[6]¹³⁰这样独特的议论。这方面也要得益于余怀的史学视角。明清时期的文学评论家早已称余怀“博学好古,长于诗”,他的知识储备使得他在怀古凭吊以及用典上得心应手,这也让他能敏锐地找到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合理景色,甚至在文学史上较少出现的地点也能被调动,这使得余怀很容易从历史的一隅一角找到排遣忧郁。不同地点对于情感和思想内容的把握,使得读者很容易捕捉到余怀的想法,所以他的艺术感染力仍然是较为强烈的。

二、王士禛的角度

王士禛关于余怀金陵怀古诗“不减刘宾客”的评价,是历代诗话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将二人做直接比较。尽管余怀在怀古诗写作上确实有自

己独特的一面,刘禹锡在怀古诗创作上达到的高度是得到所有人认可且难以超越的。对于这个评价,也有很大原因是出于王士禛本人的主观认同上,在此需要论述清楚。

1. 从“神韵说”的角度看怀古诗

首先,这段评价是出自于王士禛《渔洋诗话》里。《渔洋诗话》是王士禛晚年所宣扬“神韵”和“兴会”说的诗话,记录了生平经历以及王士禛与他的亲朋好友讨论作诗技巧的论述。“神韵说”是王士禛追求的诗歌的最高境界,他在《池北偶谈》卷十八《神韵》一则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标准:

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堪清华’,清远兼之。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10]351}

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说得“清”是清新自然之境界,是在说景物本身以及景物带来的人的感受,而“远”则是“旨深意远”,是一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韵味。对于他“神韵诗”,钱钟书先生曾作出一个判断:“一半吞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从无,会心不远之态。”^[11]王士禛追求的“神韵”也很好地体现在他对于诗作的辑选上,他的《唐贤三昧集》选的题材多是田园、山水、送别、怀人、边塞,其中田园、山水、送别、怀人这几类这十分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但即事感怀,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基本的题材之一。^[12]因古迹古事而的触感凭吊亦多见于王士禛的诗作中,亦如《秦淮杂诗》便是如此。怀古诗对于意境的创造,以及其含蓄的表达方式便很对他的胃口。他在《池北偶谈》卷十六《诵诗》一则又说:“予六七岁始如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枵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10]318}《燕燕》是送别诗,但却寄寓着家国兴亡的感叹;《绿衣》是悼亡诗,但也是伤逝怀

旧之作^[13]。两首诗在基调和题材内容上与怀古诗有相似性,《燕燕》以乐景反衬哀情是融情于景的手法,而《绿衣》对回忆的悼念,写来也含蓄委婉。怀古诗注重景物描写,也注重含蓄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怀古诗也是对“回忆”的追叙,其伤感的基调也与《燕燕》、《绿衣》中流露出来的相似。这里多少可见王士禛对于写作这一类带有感伤的“追忆”的理解,他的《秦淮杂诗》就常常用情景交融来表现兴亡之感。也正是如此,无论是刘禹锡还是余怀,他们的怀古诗都能得到王士禛的推崇。

2. 从交友的角度看王士禛与余怀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就是王士禛的“私心”,即王士禛与余怀的交往。王士禛在其早年的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与江南遗民群体的尊敬,作品中也偶有流露出故国之思,他的《秋柳》诗更是获得了当时满怀愁绪的遗民群体的极大赞誉,和者不绝。他也因此获得了江南遗民群体的认可。在王士禛迁京之前,与江南遗民群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交流仅限于诗歌,无关政治。顺治十六年选官扬州给了他同遗民群体接触的极大机会,他也在这五年中参与了三次与遗民群体相关的文学聚会活动,使得这位后辈和官员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到遗民生活。

这里还应当说明二人的交往经历。顺治十八年三月,王士禛再访金陵,余怀此时“逃秦以游武原”^{[6]712},两人似乎并未见面。但随后余怀经严沆之手将《咏怀古迹》诗转交给当时已在扬州的王士禛,“以同声气”。直到康熙三年的修禊红桥活动两人才初次见面,不仅作了《红桥怀古次王阮亭韵》,还作了《和阮亭冶春诗》,唱和活动结束后二人于康熙二十三年才再次相见。康熙十一年王士禛审定的由徐鉉编的《本事诗》中收录了余怀9首诗,并在序中称余怀“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6]731}可见王士禛对余怀诗之推崇。康熙十三年王士禛再将余怀二十四首诗收入到他的《感旧集》中,其中就包括了《金陵怀古诗》中的8首诗。十年后,王士禛前往南海祭告,余怀随船回江南。至余怀去世前两年,

二人的来往较多,可以知晓王士禛对余怀的诗十分推崇。余怀也常步王士禛韵作诗,并喜将自己的诗给王士禛看。尽管由于王士禛迁京后为了仕途不得不与遗民群体疏远,但也可知二人实际上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这么看来,《渔洋诗话》收入余怀《金陵怀古诗》,并将这一卷作品推到与刘禹锡怀古诗一样的高度,不仅是出于对包含着“神韵诗”审美标准的怀古诗的推崇,也由于二人之间的亲近以及王士禛本身对余怀的极大推崇。

三、余怀怀古诗不及刘禹锡之论

刘禹锡在怀古诗中的高度不言而喻,虽然余怀诗中多有可读,但要说“不减”还是过誉了。试从造境、写境、议论、立意中分析。

1. 造境、写境、立意中略逊一筹

刘禹锡对怀古诗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表现手法上。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53]刘禹锡也很注重意境的创设,他也强调“境生于象外”,主张:“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14]61}为了营造一种凄美的境界,便要调动不同的意象组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景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眼前所见的,可以触及的古迹为实景,另一类是被感情化了的风花鸟草的自然景物为虚景。前者是代表了消逝的人文意象,后者是代表了永恒的自然意象。如《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14]310}诗中又常以这类自然意象为历史的“见证人”,更加深感伤。又如妇孺皆知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4]310}“旧时”之燕本是飞入“王谢”之堂的,但今天的燕子却不像“旧时”之燕一样仍往“王谢”堂上飞,因为王谢二姓的旧宅现今都已成了“寻常百姓”之家。这便是以燕子为历史的“见证人”,在景物描写之下点出

今昔之比。施补华在《岷佣说诗》中点评此二句云:“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15]刘禹锡对于意境的创造可以说是对前人怀古诗优劣的总结,袁枚说:“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4]58}在他之前,除李杜等少数诗人的怀古诗外,大多是缺乏情致的作品,它们以叙事、论事、直抒胸臆为主要写法。到了刘禹锡后才大量出现有立意、有意境、有情致的作品。余怀在写境、造境上仍然沿用自刘禹锡而来的模式,亭台楼阁、宫殿、野草枯井、流水飞燕等意象在其他人的笔下屡见不鲜,像《乌衣巷》《石头城》这类地点不仅刘禹锡作品,历史上诸多文人来到金陵时候也必然是将故地付诸笔端,所以,余怀的意象选择上也多有重复,如《台城》:“复道华林十里香,鸟啼宫殿冷齐梁。”^{[6]132}但余怀并不是复制,他选择在情感上的升华带来不同于他人怀古诗的体验,因此他在造境上高处众人,但也略逊于刘禹锡,例如《雨花台》“雨花台上草青青,落日犹衔木末亭。一线长江三里寺,千年孤鹤九秋萤”^{[6]133},全是凄凉之景。但余怀部分作品在写景上很难有让人发出读刘禹锡作品时的一叹再叹、意境深远的感觉,只是读来感情激烈。

除了意象组合外,刘禹锡诗中个人感情的流露也极其含蓄,并不显露。欧阳修在《诗话》中引梅尧臣的话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6]在这些景物描写中,这种“不尽之意”隐藏得很深,如“羚羊挂角”一般,又“无迹可求”^[17]。他的《台城怀古》写来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8]。又如《荆门道怀古》更是沉郁苍凉、含蓄得体,不仅哀而不伤,也不外显直白。优秀的怀古诗大多将抒情主人公隐去,只留山河在此述说,但余怀的情感极其激烈,他的诗中的个人感情的宣泄十分强烈,在诗中的痕迹较为明显,因此做不到像刘禹锡那样“隐身”。过于强烈的情感虽然让余怀诗歌不是泛泛之谈,但于含蓄上的缺失却是怀古诗的一丝缺憾。

为了更进一步地表达,刘禹锡又以含蓄的语言融写景、议论于一体,虽是以议论入诗的写法,但所发议论都不是空洞枯燥的说理。在这些诗中他或是用景物渲染气氛,或是描述事物,这么做都是为议论作铺垫^[19]。这以来议论在诗中就恰得起分。加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些议论都有哲理性。《金陵怀古》《汉寿城怀古》《故洛城古墙》皆是。以议论入诗,便使得诗句有现实意味,更有社会意义。这种写法实际上也与刘禹锡的政治理想有关。在诗中怀古伤今,是为了警世,向统治者劝谏。但这似乎也开了晚唐怀古伤今的风气,在他之后,罗隐、许浑、杜牧等人亦有类似的创作,这种倾向也在晚唐怀古诗写作中蔚然成风^[20]。相对于而言,余怀部分作品在立意上则较为欠缺。例如《乌衣巷》“年年花发旧乌衣,燕子于今归未归?”显然从刘诗中生发出来。又如最后一首的《马粪巷》:“簇簇人闻马粪香,江东风俗美诸王。莫言此巷无寻处,处处皆成马粪巷。”^[6]¹³⁶用字上则显得浅俗,立意上略有不足。他的诗缺乏像刘禹锡那样的哲学深度,议论也没有刘禹锡警示、劝谏统治者的意味,更多是哀悼故国、抒发自己的悲痛。虽然不少议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还是绕不开抒发个人情感的局限性。

2. 余怀怀古诗不及刘禹锡之因

关于这点首先要从怀古诗的发展来看。在立意、意境、议论上刘禹锡在怀古诗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诗也因此成为众家模仿的范本,甚至可以说俨然成为一种写作模式、程序,后人从用事、意象到句法、立意都表现出了对刘禹锡的继承。例如,刘禹锡《金陵怀古》中有“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14]²⁷⁸,杜牧《泊秦淮》中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7]⁶⁰²⁶,在用典上都采用了《玉树后庭花》。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一句更受欢迎,不仅广为传颂,也被人反复使用,又如袁凯《白燕》诗云:“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21]这也从侧面说明刘禹锡在怀古诗中的地位,个人成

就之高使得后继者难以在写法上突破。

其次,余怀与刘禹锡表达的主题思想不同。余怀的《咏怀古迹》一卷写于入清居住于金陵时期,更多是作为遗民抒发亡国之痛,因此情感深厚远远超刘禹锡,必然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而刘禹锡的怀古诗大多写于贬官时期,他的心境不同于余怀。且刘禹锡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and 警示、劝谏统治者的目的相结合,使得两人在看到同一景物时候的心态是不同的,这也造成了视角的不同,从而在表现手法上也有不同。

尽管余怀视作虽有不足刘禹锡之处,“不减”的评价是不合理的,余怀诗作包括怀古诗在内都是值得肯定的,放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他的作品(尤其是明亡后的作品)仍然是较为出色,关于这点不少研究者已有论述。

四、结 语

怀古诗在刘禹锡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后人都难以超越的一座大山,不仅立意出众,讲究意境,而且其内涵早已超出了一般怀古诗的范畴,为后起诗人提供一种范式。怀古诗到明清俨然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写作,除了个别诗人善于“翻案”别有情致外,大多难以与唐人媲美。但余怀的金陵怀古诗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在情感的表达和寄托的思想更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丝毫不亚于刘禹锡的一面。尽管“不减刘宾客”一评似有过誉之嫌,也有可能是出于王士禛的“私心”以及对“神韵诗”的宣扬目的,但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评价。目前学术界对于二人怀古诗的比较在这方面论述得较少,对于余怀的怀古诗风格的研究以及余怀怀古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 [1] 王士禛. 渔洋诗话[M]//何文焕. 清诗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11.
- [2] 陈田. 明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133.
- [3] 严迪昌. 清诗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8.

- [4] 袁枚. 随园诗话[M]. 顾学劼, 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5] 王国维. 新译人间词话[M]. 马自毅, 校. 台北: 三民书局, 2006.
- [6] 余怀. 余怀全集[M]. 李金堂,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7] 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8] 王向峰. 关于“古诗”的写作[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3): 350 - 359.
- [9] 高阳. 余怀、余宾硕金陵怀古组诗比较研究[J]. 美与时代(下), 2015(4): 107 - 109.
- [10] 王士禛. 池北偶谈[M]. 文益人, 校点.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 [11]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7.
- [12] 杨红丽. 《古诗十九首》中动物意象的情感意蕴[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3): 381 - 386.
- [13] 张丽丽. 文化认同变迁中的王士禛与江南诗坛[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8(4): 29 - 34.
- [14] 刘禹锡. 刘禹锡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5] 施补华. 岷佣说诗[M]//何文焕. 清诗话.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032.
- [16]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952.
- [17] 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M]. 郭绍虞, 校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26.
- [18]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M]. 罗仲鼎, 蔡乃中, 译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53.
- [19] 林静如. 试论刘禹锡的怀古诗[J]. 求索, 1994(6): 102 - 104.
- [20] 墙峻峰. 哲理与诗情的融合: 刘禹锡诗歌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3.
- [21] 袁凯. 海叟集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3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02.

Wang Shizhen's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i and Liu Yuxi

CHEN Qi-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Liu Yuxi and Yu Huai, the surviving poet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oth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reation of ancient poems. Wang Shizhen wrote that Yu Huai's poems would "As good as Liu's", this is the only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Liu Yuxi's poems, with their unique conception, clear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appropriate discussion, have become a paradigm link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which has been highly imitated by countless people. Although Yu Huai's ancient poems inherited Liu's writing technique, he also had a unique aspect in the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nd the thoughts of sustenance. In addition, this comment might be explained by Wang Shizhen's advocacy of "poetic verses with gods", his association with Yu Huai and Wang's great admiration of Yu Huai.

Keywords: Liu Yuxi; YuHuai; history-intoned poetry; Wang Shizhen

(责任编辑 伯灵 校对 伊人凤)